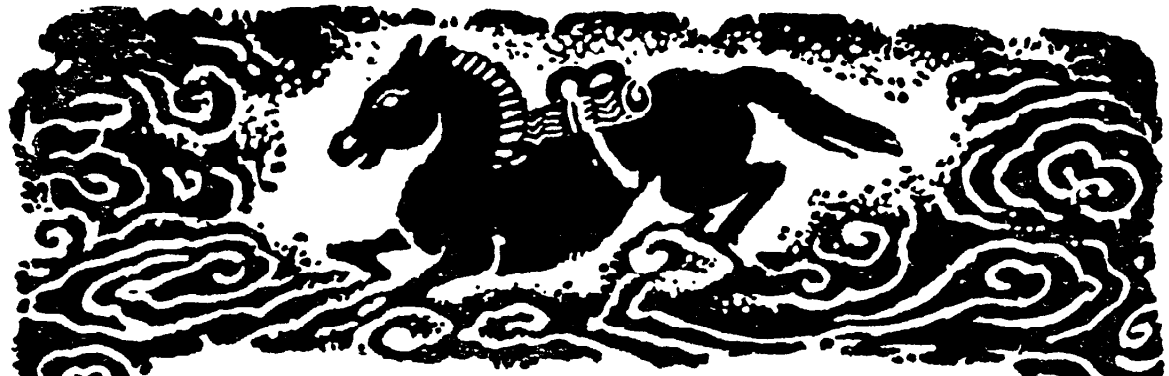
救荒備覽

附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救荒備覽

附錄

勞童撰

本館據嶺南遺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救荒備覽

救荒備覽序

乾隆戊戌歲。吾粵大饑。潼居佛山鎮。曾隨諸鄉先生後。稟憲捐簽。賑濟鄉人。襄事之下。因考古事。得蔣魏王三家之書。有裨於荒政者。鈔集成編。時以見聞寡陋。閱書不多。恐法有未備。未敢刊布。既而丙午歲復饑。仍稟憲僉捐賑濟。至丁未復大饑。僉賑之舉。難以復行。潼與鄉紳數輩。聯懇大憲。準於佛山闔鎮鋪店租銀。每兩科收五分。共得數千餘兩。募人帶往楚南粵西買穀回鄉平糶。因恨鄉中先事無預備之策。至臨時周章補救。所裨無幾。遂欲刊布是編。獻其一得之愚。以備當世採擇。既而從舊書鋪購得欽定康濟錄。莊誦數次。仰見聖天子覆冒萬方。軫念民瘼至意。先事綢繆。臨事補救。既事善後。無所不用其極。潼所蒐是編。不及此書百分之一。且其要處。如林次崖、魏冰叔諸策。此書已具。不覺爽然自失。用是不敢付梓。今年春大旱。夏大水。田禾未熟。識者憂之。友人馮子世則。過予書齋。偶見是編。謂可以觸發人善心。設法雖不如康濟錄之盡善。然康濟錄乃爲朝廷及有位者言之。是編乃兼及士庶之微。使有心者。得以人人自盡於世。未爲無補。勸予亟付之梓。予亦念生平久處困約。徒有濟人之心。而無濟人之力。居鄉數次救饑。不過因人成事。究無大補於時。深以自愧。而偶值災祲。鄉里之中。鳩形鵠面。所在多有。又未免爲之惻然。且康濟錄、粵中書賈少有。人罕得見。用是思刻是編。藉以補救於萬一。倘有力之家。得寓目焉。未必無觸於厥心。鄰里鄉黨。或有賴也。不亦萬一之幸乎。若大人君子。俯恤災黎。欲起溝中之瘠而衽席之。則

固有欽定康濟錄在。法良意美。自可爲蒼生造無疆之福。亦奚取乎此。

乾隆五十九年。歲在甲寅。立秋前三日。南海勞潼謹序於羊城書舍。

救荒備覽總目

卷之一
錄王汝南賑恤纂要
卷之二
摘錄蔣伊臣鑒錄在官事實六十條
卷之三
摘錄蔣伊臣鑒錄士庶事實二十八條
摘錄蔣伊臣鑒錄格言二十五條
卷之四
錄魏禧救荒策
先事之策八
當事之策二十有八
事後之策三
附錄一

湯潛菴先生歲饑賑濟鄰朋論
附錄二
救荒本草

救荒備覽卷之一

南海 勞潼 潤之 撰

錄王汝南賑恤纂要

天災流行。聖世不免。是以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貸民種食也。二曰薄征。輕其租稅也。三曰緩刑。歲凶犯法者多。故輕之。四曰弛力。民饑堪役者少。故息之。五曰舍禁。舍山澤之禁。與民同利也。六曰去幾。去門關之譏。便民轉移也。七曰眚禮。吉禮之中。減其禮數也。八曰殺哀。凶禮之中。殺其禮數也。九曰蕃樂。閉藏樂器而不作也。十曰多昏。婚姻殺禮。使男女及時也。十一曰索鬼神。荒年災禍易起。搜索鬼神而祠祀之。以祈民休也。十二曰除盜賊。荒年剽竊者多。除之以去民害也。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然以治荒。非待荒也。古稱荒政貴不治之治。而治荒尚無功之功。皆以未災而兢兢也。故春官歲獻民穀之數。通制三十年餘十年之食。此量出入也。常法也。遺人遺。餽也。掌餽遺之人也。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此待施惠也。常法也。廩人主藏米穀者。稽民食。食不能人二鬴。鬴。與釜同。六斗四升也。每人一月食四鬴則年之上。三鬴則年之中。二鬴則年之下也。則令邦移民就穀。此待匪頒也。常法也。法如是其詳。是以三代以上。有荒政而無荒民也。至後王政既衰。所謂九年之制。已自敗壞。歲一不登。則乞糴於鄰國。如秦饑乞糴於晉。魯饑乞糴於齊。是也。即管子治齊。亦不過君民互相攘奪。收其

權於上。雖曰富霸一時。舉周官荒政。一變而爲斂散輕重之權。豈復有及民之意哉。至漢文帝。始念鰥寡孤獨窮困之人。議賑貸之。於是賜帛粟有差。武帝元鼎中。冬大雨雪。夏大水。關東饑死者以千數。因遣博士分循諭告吏民有賑救饑民。免于一尸者。具舉以聞。已而河內貧民傷水旱者萬餘家。汲黯以便宜持節發倉粟賑貸之。歸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昭帝遇荒歲。則賑貸貧民之無種食者。宣帝歲不登。則令大官損膳。樂府減樂。又令租穀入關者毋得用傳。元帝於郡國被災甚者。詔令毋出租賦。陂湖園池屬少府者。則以假貧民。勿租賦。關東大水。饑人相食。則轉旁郡錢穀以相救。成帝鴻嘉四年。哀民流離。因下詔曰。數敕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迄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爲災。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助朕憂之。今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資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平帝元始二年。郡國大旱蝗。民流亡。遣使捕之。民捕詣吏。以石斗受錢。疾疫者置空邸第舍之。爲置醫藥。死者賜葬錢。民猶思仁也。至王莽時。常苦枯旱。不思賑濟。但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擾。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雖名置養贍官以廩之。而吏盜其廩。饑死者十七八。莽恥爲政所致。每下詔飭之曰。百姓流離。予甚悼之。今害氣將究矣。（究。終也。言害氣將終。不久復和也。）歲爲此言。言未竟而國亡矣。

後漢建武六年。詔曰。往歲水旱蝗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惻然愍之。其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

貧不能自存者。如律廩給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明帝永平中。亦詔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和帝永元中。詔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民采捕。不收其稅。又屢詔有司務擇良吏。猶仁政之餘也。而有司不改。競爲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勢行邪。是以令下而奸生。禁至而詐起。民不重困乎。安帝永初中。連年水旱災傷。郡國饑困。樊準上疏言調和陰陽。實在儉節。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贍也。宜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徙尤貧者。庇以衣食。誠父母之計也。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民。卽擢準使冀州。準到部。開倉廩給之。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獻帝興平中。三輔大旱。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帝因出太倉米豆。命有司作糜食饑人。既而疑其虛。乃親於御座試之。乃知非實。因痛懲有司。民得全濟。政在實行。不其然乎。此則實行者矣。

晉至惠帝。政教陵夷。喪亂彌甚。北魏永興中。頻年水旱。詔簡宮人出賜鰥民。文帝太和中。大旱。公私闕乏。詔聽民就豐道路給糧廩。至所在三長贍養之。隋文帝開皇時。關中連年大旱。而青兗等州。又大水。百姓饑饉。文帝乃分道開倉賑給。又發故城中周代舊粟。賤糶與人。又買牛驢六千餘。通分給尤貧者。令往關東就食。視民食豆屑雜糠。爲流涕不忍御酒。殆將一期。三君雖曰小補。猶不失君人之意。及煬帝嗣位。則巡幸無度。百姓廢業。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牣。吏皆懼法。坐視民困。轉俟唐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賑之。而蘇息百姓。何愚而忍也。

唐太宗貞觀初。畿內蝗。上憂恚。掇數枚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恐致疾。上祝曰。民以穀爲命。而汝必食之。毋寧食我之肺腸。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爲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豈非德勝耶。二年、關內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內府金寶贖還之。與膜視者異矣。中宗景雲中。關中大饑。米斗百錢。羣臣請幸東都以便糴。韋后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使巫覘以東行不利說上。後有言者。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耶。乃止。元宗開元中立賑饑法。制曰。饑饉必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代宗時。關輔旱。鹽鐵使裴諝入計。帝問榷酤歲入幾何。諝曰。臣自河東來。穀菽未種。民人愁歎。臣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故未敢卽對。上曰。微公言。朕不聞此。拜左司郎中。德宗貞元時。兵民皆瘦黑。及麥熟。人有醉者。人以爲瑞。八年、天下四十餘州大水。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甚少。議恤恐生奸欺。贄曰。流俗多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之有。上曰。淮西貢賦旣闕。不必遣也。贄復奏曰。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或有不共。皆教化未至。今希烈亂常。汚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編氓豈任其咎。遂令施惠不均。恐未爲允也。臣盡言若此。君耳可充哉。僖宗乾符中。關東旱饑。翰林盧攜請發義倉賑給。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行。是上之命不能奪下之主持也。周顯德六年。淮南饑。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解者。寧責其必償耶。蓋聞禹貢九州。有上中下三錯之類。可見其未嘗立爲定式也。所謂田賦者。旣隨時斟酌而取之。則自不令其輸納不敷而至於逋懸

也。既無逋懸。則何有於蠲貸。雖亦有春省耕。補不足。秋省斂。助不給之制。然未聞責其償也。秦漢以下。賦稅之額始定。後世遂立經常。而升合不可懸欠也。於是征斂之名始多。而上之人不容不視時之豐歉。民之貧富。而時下蠲貸之令。亦其勢然也。由唐以來。取民之制愈重。故蠲貸之令愈多。然蠲貸本恤貧。而桀黠頑獷之徒。至有故逋常賦以待蠲。而以爲得策。則上下胥失之矣。唐自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置諸湯火之中者。將百年。惟後周世宗有人君之德。行不忍人之政。又命刻木爲耕夫織女。置諸庭。留心邦本如此。宜其赫然南面。指揮而四方賓服也。宋之爲治。一本於仁厚。凡賑貧恤患之意。視前代尤爲切至。諸州歲歉。則發常平惠民諸倉粟。或平價以糶。或貸之。或賑給之。無分於主客戶。不足。則或轉漕粟於他路。或募富民出錢粟。酬以官爵。又不足。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以濟之。賦租之未入。入未備者。或縱不取。或寬取之。或倚閣以須豐年。凡寬恤之政。無所不行。建隆三年。戶部沈義倫使吳越。還言揚泗饑民多死。郡中軍儲餘萬。宜以貸民。有司沮之曰。若歲未稔。誰任其咎。義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年。寧憂水旱耶。太祖悅而從之。又詔州縣歲收二稅。每石別貯一斗。以備凶歉。德意深厚矣。太宗恭儉仁愛。諄諄勸民。務農重穀。眞宗繼之。益務養民之政。于是推廣淳化之制。而常平惠民倉。殆遍天下矣。仁宗英宗。一遇災變。則避朝變服。損膳徹樂。恐懼修省。見于顏色。惻怛哀矜。形于詔旨。神宗卽位以來。河北諸路。水旱薦臻。命糶倉米以賑民。仍諭在京難以住泊。令速往豐熟州郡存活。司馬光以爲有損無益。因疏言民之本性。懷土重遷。豈樂去鄉里。流離道路。乞丐於人哉。以豐稔

之歲。粒食狼戾。公家既不肯收糴。私家又不敢積蓄。所收之穀。隨手糜散。不得不春指夏熟。夏望秋成。上下偷安。姑爲苟計。是以稍遇水旱。蠭蜮則饑糧已絕。公私索然。無以相救。仰食縣官。既不能周。假貸富室。又無所得。此乃失在於無事之時。不在於凶荒之年也。兼之監司守宰。多不得人。視民之窮。曾無矜憫。增無名之賦。興不急之役。吏緣爲奸。蠹弊百出。民縛手計窮。則不免四方之志。意謂他處必有饒樂之鄉。仁惠之政。可以安居。遂伐其桑棗。撤其廬舍。殺其耕牛。委其良田。累世之業。一朝破之。相攜就道。若所至之處。復無所依。進退失望。彼老弱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起爲盜賊。將安歸乎。是以聖王之政。必使民安其土而樂其業也。爲此之要。在于得人。誠擇一公正之人。爲河北監司。使人察災傷。那融斛斗。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預爲矣。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俟豐熟。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百姓爭務蓄積。夫如是。饑民知有可生之路。豈肯復爲流民哉。既而王安石秉政。改貸糧法。而爲借助。移常平廣惠倉錢。而爲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輒得罪。而民遂不聊生矣。又詔賣天下廣惠倉田。自是先朝良法美意。所存無幾矣。

高宗南渡。民從者衆。既爲衣食賑其饑寒。又爲醫藥救其疾病。斃於道路者。復埋瘞之。紹興以來。歲有水旱。發常平義倉。或濟。或糶。或貸。如恐不及。何莫非善政也。然當艱難之際。兵食爲急。儲蓄有限。而賑給無窮。復以爵賞誘富人相與補助。亦權宜不得已之策也。元年。詔出粟濟糶者。賞各有差。十年。婺州通判陳正同。賑濟有方。深山窮谷之民。無不霑惠。以其法下諸路。孝宗隆興中。秋霖雨害稼。出內帑銀四

十萬兩。變糴以濟民。寧宗慶元中。轉運沈詵言。米價翔踴。凡商販之家。盡令出而告藏之令。設矣。度宗咸淳中。撥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糴倉。遇米貴減價出糴。御史趙順孫上言。今日急務。莫過于平糴。今粒食翔踴。實出富家大姓。所至閉糴。所以糴價愈高也。陛下念小民之艱食。爲之發常平義倉。然爲數有限。安得人人而濟之。願課官吏。任牛羊芻牧之責。勸富民無作秦越肥瘠之視。則糴價無不平矣。嗟、斂散輕重之權。豈善政哉。至後世斂散輕重之權。又不能操。所以啓奸民禍害。急迫之政。一切舉行。五代至括民粟。不出粟者死。與斂散輕重之法又殆數等矣。蓋其法愈壞。則其術愈粗。如移民移粟。孟子特指爲苟且之政。而漢武詔水潦移於江南。唐自高祖至明皇。荒年則幸東都。不獨移民就粟。且有逐糧天子之語。是孟子所謂苟且之政。後世已謂之善政矣。如李悝之平糴法。雖非先王之政。然豐年收之甚賤。凶年出之賑饑。此猶思其次之良規也。使平糴常行。則穀價不貴。四民自各安其居。而無流散之患。又何至于移民移粟哉。若設糜粥。又策之下者。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使李悝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歸移。又其次也。咸無焉。至設糜粥。最下者也。大抵天下可行之法。古人皆已施用。今但舉而措之。則爲民造福矣。

救荒備覽卷之二

摘錄蔣伊臣鑒錄在官事實六十條

周魏文侯使李悝爲上池守悝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强又以糴甚貴則傷民甚賤則傷農善平糴者上熟糴三而舍一中熟糴二而舍一下熟糴一而舍一小饑則發下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上熟之所斂民皆仰給焉

漢武帝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教民代田一晦三畝歲代其處故曰代田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按牛耕始於此

武帝時汲黯爲謁者值河內失火使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黯矯制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請伏罪上賢而釋之

宣帝時歲豐穰穀一石五錢大司農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夫失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今宜糴三輔宏農五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又奏令邊郡皆築倉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賜昌關內侯按此法無歲不糴無歲不糴上熟糴三而舍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此無歲不糴也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此無歲不糴也蘇軾云臣在浙中遇荒只出糴常平倉米更不施行餘策蓋抄劄饑貧

所費浩大有出無收且饑民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惟依常平斛斗出糶不勞抄劄但得數萬石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吁有司者委任得人實實舉而措之可也

伏湛爲平原守四方兵起歲大祲湛謂妻子曰天下皆饑何忍獨飽乃共食粗糲悉分俸祿以賑鄉里遠客來依至百餘家後官至司徒封侯子隆爲光祿勳翕嗣爵曾孫無忌爲侍中元孫寶爲大司農

梁商常以多財爲子孫累所得俸錢及兩宮賞賜悉分與昆弟中外年凶穀貴多有饑者輒令蒼頭以牛致米及錢於四城門外賙濟貧民不告以姓名

晉杜預因大水螟上言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兗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墳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四萬五千餘頭可給使民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

唐劉晏以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嘗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日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應蠲免救助之數及期晏卽奏行應民之急不待其困斃流亡餓莩然後賑之由是民得安業戶口蕃息

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于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蕭復爲太子僕射廣德中連歲不稔穀價騰貴家貧將鬻昭應別業行賑時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使

弟紘致辭若以別業見贈當處足下於要地復對曰僕以家貧鬻業將拯濟孀幼耳倘以易美職於身令無靠之人凍餒非鄙夫之心也

五代陽夢炎在澧陽置生老病死苦莊專濟生而無依者老而無子者病而無藥者死而無棺者苦而無告者夢炎後移節常武創無恩庫民皆德之

宋富弼字彥國爲樞密副使除知鄆州繼知青州時大水饑民就食者不可勝數弼乃擇所部豐稔者三州虛己以情勸民得粟十餘萬斛以官廩貯之又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山林河泊之利可取爲民生計者任流民取之無禁官吏皆書其勞使他日得論績受賞五日輒以酒食款勞之出於至誠人皆盡力流民病者濟以藥餌死者爲大冢收葬謂之叢冢更爲文祭之饑民從者如歸市且募爲兵者萬計或謂弼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弼曰吾豈惜以一身易此五六十萬人之命哉行之愈力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給糧而歸感德之聲轟然載道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中蒸爲疾疫或待哺數月不得一粥因而仆者多矣名爲救之而實害之惟弼此法簡便周悉仁宗遣使勞弼拜禮部侍郎不受曰此臣職也敢受賞乎後官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鄭國公年八十餘卒　富弼自樞密使被謗出知青州會河北凶歲流人就食者衆弼勸民出粟賑之或曰此非弭謗自全計也弼曰能全活數萬人不勝二十四考中書令哉從朝廷乞斛斗濟民作書與執政曰伏念人生好事難得入手今方遇之幸樂成此志也

鄭剛中爲溫州判。歲饑。流民載道。勸守發倉賑之。守曰。恐實惠不及饑者。答曰。業有措置。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遇饑臥者給一錢。戒曰。勿拭押字。次旦憑錢給米。饑者無遺。守嘆服。

吳中大饑。范文正公縱民競渡。又日與左右僚屬宴集湖上。自春至夏。不禁遊賞。富民空巷出遊。又招諸佛寺大興土木。整理倉廒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無節。公乃條陳其所以宴遊興造之故。皆是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民。使工伎傭作之人。皆得仰食公餘之財。不致轉徙溝壑。此亦救荒之一法也。

仁宗時。歲大旱、蝗。民食草木幾盡。范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因請閒曰。宮中半日不食何如。帝惻然乃命陳執中安撫京東。仲淹安撫江淮。

范忠宣知慶州。大饑。餓莩滿道。公請發封樁粟麥。郡官皆曰。須奏乃可。公曰。人不食七日即死。奏豈能及乎。諸君勿憂。有罪吾當自坐。即日發粟賑之。此能開倉濟民者也。夫借粟濟民。限於功令。則奈何。有一法焉。減免苛徵。招來客商。獎勸富民。出粟救荒。政之善也。

韓琦爲益州安撫使。救濟饑民。活至一百九十餘萬。及撫河北。歲又大饑。公多方措畫。賑濟安輯。所活又七百餘萬。此節鎮濟荒之證也。夫大臣經理。或遇匱乏。則奈何。有一法焉。每遇水旱。必報災傷。洞悉民瘼。頻上表章。大臣之責也。

張詠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詠捕犯者數百。悉寬罰以遣之。官屬以請。詠曰。錢塘十萬家。饑

者十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爲盜、則患深矣。

熙寧八年、吳越大旱、趙抃知越州、先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被災者幾處、鄉民當待廩者幾人、溝防興築可傚民使治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所食羨粟、書於籍、乃錄孤老病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故事、凡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抃簡富民所輸及僧道羨餘、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自十月朔、人受粟一升、幼小者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職之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爲任以事、告富人毋得閉糴、諸州皆榜禁米價、抃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自解金帶置庭下、命糴米繇是施者雲集、又出官粟五萬二千餘石、平價予民、爲糴粟之所十有八、以便糴者、又傚民修城四千一百人、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以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人疫病、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時、凡死者使在處收瘞之、故事、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五月而止、事有非便者、抃一以自任、不累其屬、有上請者、遇便宜多輒行、早夜慮心力、無巨細必躬親、給藥石多出私錢、是時旱疫吳越民死者殆半、抃所撫循皆無失所、蓋民病而後圖之、與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閒矣、殆可爲後世法、抃卒相神宗爲名臣云。

明道末、天下旱蝗、知通州吳遵路乘民未饑、募富室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

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爲收買。以其直糴官米。至冬大雪。即以原價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再蒙利。又建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薦席鹽蔬。有病者給藥以治之。其願歸者。具舟續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其凶歲也。故其民愛之如父母。明年范文正公安撫淮浙。上吳治狀。頒行諸郡。

劉渙知檀州。值河圮地震。民乏食。率貲賣耕牛。悉發倉儲買之。明年耕牛價十倍。渙即出市牛以原直與民。賴不失業。

李之純三任成都漕司。仁民愛物。尤留心掩骼埋胔。小吏徐熙佐之甚力。時有百姓王彬病入冥司。見朱紫數官。聚廳而坐。召熙曰。適天符下。李之純以葬枯骨有功。更與知成都府一任。汝以主行文書有力。賜汝一子及第。元祐二年之純果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徐熙子名適果登巍科。

陳堯佐知壽州。歲大饑。自出米爲糜。以食饑者。吏民以故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以是爲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樂從耳。後爲兩浙轉運使。錢塘江石堤輒壞。堯佐令下薪實土。堤乃堅久。移幷州。汾水暴漲爲災。堯佐築堤植柳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遷諫議。拜樞密。尋平章事。壽八十二。謚文惠。

李肅之因河決寇氏堤。府檄修治。功成不擾。民德之。請爲宰邑多盜。肅之令比戶置鼓。盜發輒擊。遠近皆應。盜遂息。父老頌曰神君。

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堤。民依邱冢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者。予千錢。民爭操舟筏。盡救之。已而邱冢潰。

程明道攝上元邑事。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明道曰。如是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得大熟。

王懿敏公素知太原。適汾河大溢。水灌平晉。將灌州城。公急備舟。明日水至。民得無恐。且勸大姓出粟賑濟。所活者千萬。

張忠定再鎮成都。慮民艱食或復爲盜。於諸邑田稅內。歲折米萬斛。至春則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依原價糶之。由是一城之民。雖遇荒歉。不至甚饑。

歐陽修知潁川。歲凶。奏免黃河夫役。得全者萬餘家。修陂溉田。民賴其利。

汪綱知蘭谿。歲苦旱。勸富民濬治塘堰。大興水利。饑者得力。民賴以蘇。

高斌知唐州。州土曠人寡。歷五代至宋。領縣四。戶六千一百五十五。斌至。相視田原。大募兩河流民。計口受田。增戶一萬一千三百八十有一。給田三萬一千三百二十有八。於是山林榛莽之地。悉變爲良田。

學士張綸爲江淮發運副使。疏五渠。導太湖。以灌民田。復歲租米六十萬斛。

魯有開初知確山。興廢陂以灌民田。凡數千頃。程師魯知晉州。凡汾晉諸州山谷有水可以灌民田者。悉相其地。醳而爲渠。闢田一千餘頃。

王濟、初主龍溪簿。縣有陂塘綿亙數十里。先爲大姓輸課。獨專其

利王至悉均以溉民田由是一邑無徭亢之患　苗時中初主寧陵簿邑有古河歲久湮廢苗至請發卒疏導以灌民田由是一邑之田盡成沃壤

王僕射爲譙幕時因按逃田見歲饑而流亡者數千家乃力謀安集上疏論列乞貸以耕具牛種朝廷皆從之一夕夢城驛夢空中有紫綬象簡者以綠衣童子送之曰汝本無子上帝嘉汝有愛民深心特以此爲宰相子後果生一男王累官至宰相

蘇軾知杭州歲值饑疫力請減價糶常平倉奏給度僧牒易米助賑日遣吏督醫四出治病全活者以萬計民有逋稅若干不能償者軾呼至詢之云家以製扇爲業遇天寒所製不售非敢負也軾曰姑取扇來遂據案棹作草書及枯木竹石須臾就二十餘柄其人纔出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因得盡償所逋一郡稱嘆

滕元發知鄆州時淮南京東大饑慮流民日聚必蒸爲疫癘相度城外廢地召諭富室使爲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餘間井竈器用皆具民至如歸遇疾即廣延醫調治全活五萬人後遷至龍圖閣學士年八十五無疾而終

葉夢得爲許昌令值水災流殍不可勝計夢得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制賑之全活數萬道中多遺棄小兒一日詢左右曰無子者何不收以自養左右曰人固所願但患既長或來識認夢得乃爲立法凡災傷遺兒父母不得復取夫兒爲所棄則父母之恩已絕人不收之能自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末凡

得兒者。使明所從來。書券付之。又爲載籍記數。貧者給米以爲食。事定按籍計三千八百餘兒。此皆奪諸溝壑而致之襁褓者。後官至尚書左丞。子懋、爲轉運使。

洪皓爲秀水錄事。大水。田盡沒。流民塞路。倉庫空虛。無賑救策。公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內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糴於城之四隅。民不能自食。官爲主之。立屋城西南兩廢寺。十人一室。男女異處。防其淆僞。涅墨子識其手。西五之。南三之。負爨樵汲有職。民羸病不可杖。有侵牟鬬囂者。亂其手文。逐之。借用所司發運名錢。錢且盡。會浙東運常平米四萬。過城下。公遣吏鎖津柵。語運官截留。官噤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皓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勿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迄留之。未幾。廉訪使至曰。平江哀號。訴饑者旁午。此獨無有。何也。守具以對。乃視兩寺驗視。使者曰。吾嘗行邊。軍法不過是也。違制抵罪。爲君脫之。又請得二十萬石。所活九萬五千餘人。後有叛卒。排門擄掠。至皓門首曰。此佛子家也。無得入。後官端明學士。謚文忠。子适、遵、邁、相繼登科。

丁諷知蔡州。設法賑饑。活者六十餘萬。及代。蔡人號泣請留。閉城斷橋。不得行者累日。員半千調武陟縣丞。歲旱。勸縣令發粟。不從。俟縣令往省謁上司。員盡數發之。刺史怒。囚之獄。薛元超責曰。君有民不恤。使惠出一縣丞。尚可罪耶。朝廷聞而舉之。歸罪刺史、縣令。

蓋苗爲濟寧判官。會歲饑。白郡府。郡府遣苗至戶部躬請。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況不得此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災者。咸獲賑焉。

朱子自敘云乾道戊子余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時大饑予與進士劉如愚勸豪民發粟減直賑濟里人獲存俄而盜發浦城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則以書請於府知府徐公卽以船粟六百斛泝溪而來余率鄉人迎受之饑民以次受粟遂無饑亂歡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東手就擒矣及秋王公淮來代守適豐登民願以粟償官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常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倘後艱食無前運之勞予奉教又明年請於府曰山谷細民無蓄積新陳不接而官粟積無用將紅腐願歲一斂藏收息什二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儲廣積蓄卽不欲者勿强歲少饑則弛半息大饑則盡蠲之著爲例王公報可又以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乃捐一年之息爲倉三間以貯之十有四年將原米六百石還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則累年所息也申本府照會永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皆予與鄉官士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卽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一鄉五十里內雖遇凶年人不闕食又奏請以其法推廣行之他處令隨地擇人隨鄉立約申官遵守實爲久遠之利上布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首五十甲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得入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與置籍以貸之以澆惡還者有罰朱子自言數年左提右挈上說下教爲鄉閭立此無窮之計蓋其成之也亦不易矣其知南康軍遇旱講求荒政多所全活遇浙東大饑乃改提舉浙東卽日就道至部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遂輳集日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役所至莫知官吏憚其風采皆盡力有不便民

者。悉革之。帝聞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乃進直閣。

查道、字湛然。休寧人。淳化中赴試。貧不能上。親戚醵錢三萬贈之。至河南。過父友呂翁家。翁喪貧無以葬。母兄將鬻女襄事。道傾囊中錢與之。且爲擇壻嫁其女。又遇故人卒。貧甚。女賣爲婢。道贖之。俾嫁士人。是歲罷舉。次年登進士。遷龍圖閣待制。出知虢州。歲蝗民災。道不候報。出官粟賑之。設粥以救饑者。又給官麥四千石。散民爲種。所活萬人。嘗夢神告曰。汝位至郎。壽五十七。後竟享壽七十七。子循之、亦貴顯。

元、徹里帖木兒、議賑饑民。其屬以爲必縣上府。府上省。然後以聞。帖木兒慨然曰。民饑死者已衆。乃欲拘以常格耶。往復累月。民存無幾矣。此蓋有司畏罪。欲歸怨於朝廷。吾不爲也。大發倉廩賑之。乃請專擅之罪。文宗聞而悅之。

暢師文、任太平路總管。收米盈屋曰。我家幾人。能盡食此。呼貧士及細民。恣其取去。

明洪武時。漢中知府。費震、多善政。值大軍平蜀後。陝西大饑。漢中尤甚。民多爲盜。時府倉儲糧十餘萬石。公卽日發倉。令民受粟。自是攘竊之盜。與鄰境之民來歸者。令爲保伍。驗丁發之。全活甚衆。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上聞而嘉之。後以他事逮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爲牧民者勸。

王竑巡撫兩淮諸郡。歲饑。死者相枕籍。竑盡救荒之術。既而諸道流民猝至。竑擅發官儲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散以米。流徙者給米爲糧。被鬻者贖還其家。擇醫四十人。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

以棺。爲叢冢葬之。有所委任。必至誠誡諭。人爲盡力。或述其行事。爲救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大饑。帝於樓橋上閱疏。驚曰。百姓饑死。奈何。後得竑擅賑疏。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

成化間。山西大饑。人相食。上命何喬新賑贍。得便宜行事。喬新請內帑兩淮課銀。及鬻祠部僧道牒。得粟數十萬石。分部賑恤。又令富人疏溝渠。出粟償直。凡活三十萬人。

大學士彭時、奏京師米價日貴。一日在京蓄積之家。因而閉糴。以要厚利。乞命戶部將官俸軍糧。預放三月。如又不足。將東西太倉米。平價發糶。收貯價銀。俟豐年支與官軍折俸糧。上嘉納之。

韓忠定參贊南樞。時屬歲饑。米價騰涌。死者枕籍。韓咨戶部預支官軍糧俸三月。度支辭未得命。韓曰。救荒如救焚。民命旦夕。安能忍死以待。卽得罪。請當之。遂發米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賴以濟。

秀水姚思仁。萬歷間。巡按山東河南。殺賊頗多。忽病中被攝入冥司。主者告曰。爾爲御史。何好殺如此。姚曰。某爲天子執法耳。非好殺也。主者曰。凡爲官當體上天好生惡殺之心。先王刑期無刑之意。今爾不以哀矜勿喜自省。理應受罪。姚曰。固也。當兩省凶荒。某曾上疏請賑。所活不下數千萬。獨不可相準乎。主者曰。此爾幕賓賀燦然之所爲也。已註其中年富貴矣。姚曰。稿雖賀作。疏由某上。獨不可分其半乎。主者乃依言。令其生還。賀亦秀水人。少年家貧。從姚於官。因見凶荒。特作疏稿。勸姚上之。後賀年四十登第。累官冢宰。姚亦至工部尚書。

嚴文靖公訥、嘉靖乙卯典應天鄉試。見水患頻仍。江南大饑。復命時亟以荒本上告。邀恩蠲免。南直隸現

徵錢糧。開有投納在官者。給還本戶。後拜相。子孫繁衍。

馮玘。爲河南泌陽令。收恤貧窮。夾石兩河告凶。流民入境。玘發粟賑之。全活甚衆。擢監察御史。年八十一。子冠、舉進士。

况鍾守蘇州。初至。佯不解事。吏抱案請判。鍾顧左右。吏欲行止。鍾輒聽。吏大喜。謂太守愚。越三日。鍾召吏。詰曰。某事宜行。若顧止我。某事宜止。若顧欲我行。縛諸吏拷掠。投庭下死者數人。吏大懼。謂太守神明。鍾與周文襄講究收糧法。除免舊徵三之一。以其二之一爲轉輸費。餘入濟農倉。爲來歲經費本。每旱澇發餘米賑給。活數萬人。鍾爲守時勢家犯法。立死杖下。寒門下士有行藝者。時時賑贍。任滿民叩閽留者八萬人。陞正三品。仍守蘇州七年。

桑翹爲江西萬安令。邑界閩廣賊巢。苦無城。翹議築之。時舊址多沒於權貴。異議羣起。翹嘆曰。一人任怨。萬姓獲安。吾所願也。首捐俸以爲民倡。計其費不下數萬。一時尚義者。各輸資以助。而城遂成。上大喜。勞以白金文綺。時歲旱。申請於上。得免稅之什三。活民數萬。江右所轄邑七十有二。巡撫薦翹治行第一。會考績之京。萬安父老詣闕乞留。復奉詔視邑事。前後更五載。璽書賜勞焉。

楊廷和初官歸。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再歸。捐建坊費。以修縣城。城成而賊至。全活數萬。後歸。置義田於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三善與焉。

劉彝任虔州。民饑棄子。彝出榜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日看視。一境無夭死者。後蔡楗舉育嬰

社。其法以四人共養一嬰。每人月出銀一錢五分。遇路遺子女。收至社。所倩貧婦乳之。月給工食銀六錢。每逢月望。驗兒給銀。考其肥瘠。以定賞罰。三年爲滿。待人領養。此法不獨恤幼。又能賑貧。免一時溺嬰之慘。與四方好善之心。世間功德。莫此爲大。凡城邑村鎭。皆可倣而行之。官長爲此。利濟更易宏也。

曾泉謫典史。蒞事勤敏。勸學興禮。督農事。稽女工。貧窘無牛具者。貸與耕種。無木棉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察其勤惰。又率民懇荒田以積麥穀。樹材木以備營造。通商賈以完逋稅。官有儲積。民無科擾。歷三年。家給人足。

張需守霸州。見民游食者多。每里列戶置簿。計其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及紡績之具。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按簿驗之。缺者必罰。于是民無游惰。不三年。俱有恆產。畿內蝗災。捕之有法。魏驥巡至其部。異之。下其法於諸郡。

救荒備覽卷之三

摘錄蔣伊臣鑒錄士庶事實二十八條

三國、吳、駱統、字公緒。少時鄉里饑困。游客或多窘乏。公緒爲之飲食衰少。其姊哀而勸之。公緒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

全琮父柔、爲桂陽守。使琮齎米數千斛至吳交易。琮皆賑士大夫之貧者。空船而歸。柔怒。對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危。故因便賑給。不及啓也。柔奇之。

晉董奉居廬山。爲人治病。不取錢物。使重病愈者。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後杏子熟。奉於杏林下作倉。欲買杏者。悉照取杏之器。易穀以賑貧窮。人號曰。董仙杏林。

朱冲多買敝衣。擇市嫗之善縫紉者。成衲數百。當大寒雪。盡以給凍者。

南北朝。魏時舉、鉅鹿人。家多田產。積穀有餘。時值歲歉。穀價騰貴。因發倉庫出糶。價惟取時之半。曰。凶歲半價。即豐歲之全價。雖少取之。不爲損也。族人親故貧約者。更相與周之。一郡多賴以濟。子收、官僕射。謚文貞。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人。嘗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于是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焚契。曰。債了矣。幸勿爲念也。年饑多有死者。士謙罄家貲爲糜

粥。賴以活全者萬計。人德之。撫其子孫曰。此李參軍遺惠也。後遇凶年。散穀至萬餘石。合諸藥以救疾癘。如此積三十年。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陰德猶耳鳴。己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子皆知之。何陰德之有。

劉凝之、字志安。隱居不仕。值歲饑。衡陽王、義季、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見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而盡。

唐裴延年兄弟。家貧好施。一日有老父過而求漿。衣服顏色鮮異。語延年曰。此地當有難。及君兄弟窘而好施。不惟免難。且得大福也。後安史禍作。老父引入太白山中。亂定。盡得生還。兄弟皆得美官。

宋尚書沈說、致政家居。每歲歉。即發租平糶。自執斛斗。倍量與人。見貧甚者。必以錢置米中。鄉人不識公。但云。身著青衫道人。量得米好。

眉州蘇杲。遇歲凶。賣田以賑鄰里鄉黨。及熟。人將償之。辭不受。以致數敗其業而不悔。其後生子洵、孫軾、轍。爲世名賢。

倪閃、字奏夫。沙縣人。好施予。每出。以錢自隨。遇貧則擲其家。不問知否。及領鄉薦赴京師。施予不減。屢試不第。或誚曰。君濟貧功大。何爲屢屈。豈造物有未知耶。閃益自奮。紹興三年寇起。官兵獲從賊者。皆繫獄。閃愍其無知罹法。日飲食之。後竟得釋。忽火焚民舍。將及閃家。賊黨爭爲撲滅。鄰家獲全。明年大饑。道殍相枕。閃設糜粥濟之。活者萬計。次年赴試。夢豎旗於門。旗上書饘粥陰功四字。是歲果魁天下。除

寧國教授出私帑、掬齋舍、置義田俸資、悉分兄弟姊妹、秩滿、遷廣東提幹仕至尚書、蔣崇仁、仗義樂施、倣常平倉法、以家貲糴穀、賤糶以救貧者、其弟崇義、崇信、亦承兄志、行之六七十年、歲以爲恆、里人德之、咸淳初、奏於朝、封侯廟食、

朱承逸居霅之城東、爲本州孔目官、嘗五鼓趨郡、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攜妻及小兒在焉、朱叩之、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已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遣僕護其歸、且自至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羣坐於門、朱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錢之故、將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幸吾見之耳、汝亟歸、告若主、彼既無所償、逼之何益、吾當代還本錢、亟以原券來、債家聞之、惶懼聽命、卽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之而去、後値歲饑、承逸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孫名服、熙寧登進士第二、仕至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

陳亢、金壇人、中年無子、熙寧八年、饑殍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坑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帖、藏屍不可紀、是歲生子廓、後又生子度、皆繼爲監司、子孫仕宦不絕、

祝染延平沙縣人、遇歲歉、爲粥以施貧民、後生一子、省試舉首、春榜將開、里人夢報人手持狀元大旗、上書施粥之報四字、及榜發、果狀元及第、

邵靈甫儲穀數千斛、歲大饑、或曰、何不乘時糶之、邵曰、是罔利也、或又曰、請少價糶之、邵曰、是近名也、或曰然則將自豐乎、邵曰有成畫矣、乃盡發所儲、僱傭除道、自縣至湖鎮四十里、挑浚蠡河橫塘等處、水

道八十里。直通罨畫溪。入震澤。邑內人爭受役。貧人皆得藉此全活。而水陸又得俱利。子梁、登第。孫剛、魁南省。

明解開、吉水人。貲鉅富。親故昏喪。力乏者。輒濟之。或多爲鄉里所負。開曰。人孰不欲厚積。然富者怨之府也。吾但知種善貽子孫。而暇金玉乎哉。二子。綸、縉、皆成進士。綸官御史。縉官學士。

張八公家富好施。鄉人德之。號張佛產。公二子。值歲歉。其鄉穀價倍增。其子亦增價糶之。八公坐於門。糴者出。問其價。曰少增矣。八公自以錢償其所增之數。子遂不敢增價。後子孫皆登第。

徐孝祥隱居吳江。家甚貧。忽於後園樹下得白金一甕。亟掩之。人無知者。後二十餘年。值歲大歉。人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耶。乃啓甕。日取數十金。收糴以散貧人。全活不可勝計。銀盡乃已。嫁女惟布裙荊釵。藏中之物。錙銖不動。

史秉直、永清人。築室發土。得銀數萬兩。嘆曰。財者人之命也。何可獨享。遂遍周貧乏。後遇歲凶。出粟八萬石賑饑。未幾。盜賊蜂起。復散家貲設防禦鄉里。得全有司上聞。賜官立坊。壽九十四。

陳燧、晚年家貧。益急於行義。嘗戒其子曰。遇貧者。宜隨力賑之。不必計多寡。若待富而後行。恐終無濟人之日也。

趙瑾好善喜施。孤貧無歸、婚嫁失期者。皆資給之。景泰乙亥。饑疫死者。屍多棄野。瑾、買棺置通衢。縱取不問。

新城楊思庠、富而好義。每歲積穀不糶。至米價騰踊時。始平價以糶。民多德之。子居理。以年少登賢書。甯崇禮、性好善。常造棺槨施人。其貧不能葬者。又施以錢米。終身不變。歿後。其僕丁貴童夢見之。如生時。與語曰。我生平累積陰德。慶延子孫。汝說與十四郎。明年秋試。必得解。後接續登名者常不絕。十四郎者。其子謙光也。次年果魁於鄉。自是殆無虛榜。

宜興吳頤山、爲督學致政歸。尚無子。有李生獻種子方。曰。方今歲荒。殆天假公以會也。乃列數事。一、貧民錢糧。有欠數不滿一兩。而賣妻鬻子以完者。代爲完納。二、遇荒歉之年。其糧食貴糴賤糶。賑給貧民。尚有不敷者。復設粥濟之。三、普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四、施棺木。周給無力。津送暴露之家。五、使女長大。不計身錢。量給衣資。聽其適人。六、專一戒殺。救護衆生。遇有飛走物命。買贖放生。七、寺觀損壞者。爲修理之。聖像剝落者。爲裝飾之。或橋梁道路。溝渠不通者。咸爲整理。八、族屬姻黨。以及相知故舊。有貧不能贍者。時當餽遺。周其困乏。九、有遠鄉之人。客旅流落者。酌量遠近。助以裹糧。保全還鄉。十、不論居官居鄉。凡遇枉抑。必與辨明。每推己及物。濟困扶危。鋤強扶弱。吳欣然行之。後連舉三子。皆登第。

馮琦之父。爲邑庠生。隆冬早起。赴學路逢一人。倒臥雪中。捫之半僵矣。遂解己綿裘衣之。且扶歸救甦。夢神人告之曰。汝救人一命。出自誠心。吾遣韓琦爲汝子。生子遂以琦名。官至尚書。

劉洵母好善。有徒犯臥病門首。饑瘡顛連。劉母詢之。知其誣。罄奩飾爲贖罪。後母懷孕將產。夜夢神云。受地之人明早生。看地之人明晚至。次日果生洵。晚地師至。引觀一地。卽前徒業。因買葬之。洵、後舉會魁。

子孫成進士者六人。

蘄逵、湖廣漢陽人。嘉靖甲辰。楚大饑。出粟賑之。粟盡復捐千金。易粟作粥以食饑者。時未有子也。一夕夢見數百人羅拜曰。來報凶歲活命恩。一人手攜兩孺子曰。請以爲嗣。所以報也。庚戌長子良有生。丙辰仲子良譽生。先後中鄉舉。逵欲取故借券付諸火。妻戴氏言曰。伯氏亦有貸於人。如此不相形乎。毋索償足矣。萬歷庚辰。良有舉禮部第一。廷對及第。良譽高第。逵年七十五置一莊。收粟贍族。名曰景范二子復出俸增田。楚人有漢陽雙鳳之謠。

乾隆辛巳。豫省黃河潰決。陸地水深丈餘。民閒廬舍。半被淹沒。陳留有曹姓者。居宅沈沒。已三晝夜。咸謂無生理矣。及水退。牆舍並未崩塌。眷口亦安然無恙。衆問之云。日來惟覺霧氣瀰漫。不見天日。初不知在水中也。有司見而異之。詢其有何善行。云每年租課所入。除衣食足用外。盡以濟鄉里之貧乏者。自高曾以至今。未嘗少替。已歷五世百有餘年矣。憲司俱賜匾額。以旌其異。附錄事。見秋燈叢話。

摘錄蔣伊臣鑒錄格言二十五條

宋朱文公、與進士劉如愚、有社倉法。夫常平之法。惟官可以行之。至社倉之設。則隨地隨人可行也。大約開倉賑粥勸募等事。止可救老弱之貧民。興工補葺宴遊等事。止可救工作之貧民。至於中等顧恤體面之輩。則又坐而待斃矣。且周恤多在城市。而鄉村僻壤。不能多及也。唯此法一行。庶幾其有濟乎。然

此亦平時預辦方可。當大饑猝至。則又在酌量於開倉救貧、與工傭力中。通融變化之矣。凡爲鄉紳富民。可忍視本方之寒士中人。束手餓死而不一爲之拯救哉。見愛養。

明林希元、上荒政疏。叢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水。既死貧民急墓瘞。道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糴。與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爲切於救民。皆從之。

愚謂宜兼禁釀酒。且當預禁之將荒之時。

先策者。將然也。如有旱有水。穀種既沒。則饑饉立至。當預先廣糴他郡。又檢災傷無可生理者貸之。隨地利可栽種者教之。令貧富皆約食。曰此惜福救災宜爾也。昔程珦知徐州。久雨壞穀。珦、度水涸時。則耕種已過。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又各州縣有上供糧米者。先事奏請截留。即以此糴錢還充國賦。則米價自落。國賦不虧。蘇軾預救荒議。言此甚悉。且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民得營生。官無失賦。若其饑饉已成。流殍並作。則雖擲路散粥。終不能救死亡。而耗散倉廒。虧損課利。所傷大矣。

正策權策者。已然者也。正策、一曰開倉賑貸。二曰截留上供米賑貸。三曰自出米及勸富民稱貸。四曰借庫銀循環糴糶賑貸。五曰興修水利、補輯橋道賑貸。令饑民有工力可食。然所貸者。每及下戶。而中等

自守體面坐而待斃。尤爲狼狽。又城市之人。得蒙周恤。而鄉村幽僻。富戶既稀。拯救亦缺。此閒尤宜周詳曲處者也。大約賑濟之法。旬給斗升。官不勝勞。民不勝病。仰而坐待倉米。卒無以繼。此立斃之術。莫若計其地里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糧。歸治本業。可無妨生理也。趙令良、帥紹興。用此法。城無死人。歡呼盈道。又李珏、在鄱陽時。將義倉米多置場屋。減價出糶。既先救附近之民。却以此錢抵價。計口逐月。一頓支給。以濟村落。一物兩用。其利甚溥。蓋遠者用錢。或免減籴拌和之弊。轉運耗費之艱。且村民得錢。非惟取贖農器。經理生業。亦可收買雜料。和野菜煮食。一日之糧。可化數日之糧。甚簡甚便。此二策者。俱可行也。曾鞏救災論。亦極言升斗賑救之害。蓋上人一圖賑濟。則付里正抄劄。實未有定議也。村民望風扶攜入郡。官司未即散米。裹糧既竭。餒死紛然。濁氛薰蒸。癘疫隨作。曾無幾何。而官倉已罄。是以賑濟之名。誤其來而殺之也。故須預印榜四出。諭以方行措置發錢米下鄉。未可輕動。恐名籍紊亂。反無所得。庶革饑貧雲集之弊。民不去其故居。則家計依然。上不煩於紛給。則奸宄不生。視離鄉待斗升米。而不暇他爲。顧不遠哉。已上議賑濟糶常平倉米。用平價。又借庫銀於多米地方。循環糶糴。則用米貴時價減四之一。而民已有所濟。至於富民之價。切不可抑之。抑之則閉糴。而民愈急。勢愈囂。其亂可立待也。況官抑價則客米不來。境內乏食。而上戶之粗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文彥博、在成都。適值米貴。不抑民價。只就寺院立十八處。減價糶米。仍多張榜文招糴。翌日米價遂減。范仲淹知杭州。斗粟百二十文。仲淹增至百八十。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饑增價招引商賈爭先趨利。價亦隨減。此二公者。

見過人遠甚。或恐貴糴減糶。財用無出。不知米貴不能多時。將減糶之銀。待米熟時。點穀上倉。已不乏矣。第出納之際。當覈奸賑濟之法。當檢實。而朝夕經營。總宜盡心力爲之。視爲萬命生死所在。自不憚勤勞也。已上議賑糶。至於棄子有收。强糴有禁。嘯聚渠魁。必翦其萌。澤梁關市。暫停其稅。此皆因心妙用。慈祥之所必至者矣。

權策如畢仲游、先民未饑。揭榜示曰。郡將賑濟。且平糶若干萬石。實張大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皆安堵。已而果漸艱食。饑民十七萬。顧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粟繼之。而家給人足。民無逃亡。又如吳遵路。令民採薪芻。出官錢收買。却令於常平倉。市米物歸贍老稚。凡買柴二十二萬束。候冬嚮之。官不傷財。民再獲利。又以飛蝗遺種。勸種豌豆。民卒免艱食。又如昏葬營繕等事。皆宜勸民成之。宴樂賽願。都不復禁。所以使貧者得射利爲生也。至於重罪有可出之機。令入粟收贖。亦無不可。蓋償一人以生千萬人耳。

倪文正公元璐、一命浮圖疏引。竊爲米價高騰。天災未已。麥青有待。近憂三四之交。榆赤無條。遠危六七之際。頃者分坊設賑。亦既普郡歸仁。然固有窮谷荒村。他鄉別井。臥儒游旅。廢丐瘦囚。居遠仁者之鄰。名逸饑民之籍。鳩鵠在望。殍殣漸繁。誰不有懷。所患無術。今則曲求巧便。別啓因緣。不假他施。但占一命。計自春暮。以及秋中。爲期百有四旬。量米日給五合。不過七斗。已閱三時。今以萬錢廣施萬衆。萬腹仍枵。苟以一橋專渡一蟻。一緡即足。爲此功德。勝於浮圖。各務盡心。共回厄運。以萬寶登廩之日。爲七

級合尖之期。一、願倡募者。領册一本。認救一命。更於親友間。展轉勸募。即自己無力者。但能勸募多人。功德自應無量。一、注認之後。須訪查確覈。必得眞實無告。束手待斃者。而後可以當之。無或忽略受欺。虛此善願。一、每十日給米五升。錢一百文。自五月初旬起。至九月盡止。如米不足。以麥代之。一、遇異鄉流落。枵腹露居。旦夕就斃者。更當設處空屋半間。俾得容身棲宿。倘家無餘屋者。或於大寺觀公所。覓一無礙隙地。使暫棲止。一、此舉費少功大。願相與踴躍從事。約計米六斗。錢一千二百文。便可全活一命。一、倡募某人領册。倡募共募。救饑命若干人。認察舉饑民者。開記某人察舉。及所舉饑民姓名。列於後幅。上書賑主姓名。中書認一命。下書饑戶姓名。及啓賑日月。某人察舉。饑戶幾人。按此係崇禎時浙省荒旱。會稽倪文正公。設一命浮圖册。以勸於鄉。遇有眞實無告。束手待斃者。仁人君子。觸目驚心。各任一命。日給錢米。以待秋成。務使全活而後已。雖所及有限。而實實能生人。救人百人。發心即活百命。千人發心。即活千命。各人具一片惻隱至誠。眞可以格天心。回厄運。豈小補哉。以上見卹災

張居正請蠲積逋疏曰。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現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一年所入。僅足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父母凍餓。妻子流離。現年錢糧。尙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現年所征。那作帶征之數。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又是將來之帶征。況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征票四出。呼役沓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欺瞞。適足增谿壑之欲。甚至不才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往往有之。夫與其敲扑窮民。以實奸貪

之稟。孰若施曠蕩之恩。蠲與小民。而使其戴上之仁哉。見減賦。

詹事霍韜、陳數事。一言洪武中。令天下多栽桑棗。今六軍萬姓。仰食江南。萬一漕河遷徙。南土災荒。將安仰給。必興治北方水利。勸課農民。栽種桑棗。此今日急務也。一言永樂中。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今誠能招集游民。給以農器。使耕邊地。則數年後可盡闢也。一言農桑爲衣食之源。請敕撫按用心勸課。一請於陂塘湖堰可蓄可洩者。皆因地修濬。既可興水利。以灌農田。亦可分殺河勢。不致橫溢。疏入。詔下有司。見興利。

爲治之道。必先除弊以悅民心。然後興利以造民福。蓋除弊以解懸。民心卽喜。興利便須用民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生怨。故二者。當有先後。然非眞知利弊之詳確。則是非混淆。吾以爲利而興之。而不知其爲害。以爲害而除之。而不知其爲利。或興除之際。未得其法。則弊隨生。而害又起。故又在於廣詢博訪。取決賢智。不專恃一己之見。而求通輿論之公。古人所謂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然後興除各當。而德澤及於民矣。見除害。

燕齊之地。不講於水利。旱則赤地。水則滂溢。民無兼歲之蓄。召信臣治水之法。不可倣而行之乎。閩南力到山頭。而兩廣地不盡利。江西苦粟賤金貴。而山東至無糧食。吏其地者。用心區畫。大有造也。見興利。

宋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陸平泉、勸方便十則云。尋方便。是濟貧饑寒良可憫。推解莫厭頻。尋方便。在敬老。光景迫桑榆。居食須安

飽。尋方便。在息爭。羣小喜相搆。和調仗端人。尋方便。在伸枉。鑒彼覆盆冤。周旋脫羅網。尋方便。在憐才。美哉後來儁。勿惜齒牙推。尋方便。在矜愚。昏柔莫輕侮。啓翼須勤劬。尋方便。在撫孤。伶仃悵無依。顛危亟相扶。尋方便。在撫下。僕役皆人子。百事從寬大。尋方便。在掩骼。白骨雖已朽。游魂實堪哀。尋方便。在除惡。寧獨忍斯人。惡除良民樂。見方便。

宋張詠、知益州日。嘗夜夢詣紫府。眞君降階接之。禮甚恭。繼請到西門。黃兼濟揖張益州坐。黃承事之下。夢覺。莫知所謂。問左右。西門有黃承事否。令具常服來。既至。果如夢中見者。再三問平生何陰德。承事云。無他。惟每歲收成時。隨意出錢收米。至來年新陳未接之際。糶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故。張公嘆曰。此宜居我上也。使兩吏掖之而拜。按有司宰制一方。則一方之休戚利病。刻刻相關。爲民捍患卹災。當不惜赴湯蹈火。乃有水旱頻仍。不爲請命。而催科如故。不爲拯救。而敲扑如故者。嗟嗟。不畏百姓之怨詈。亦不畏子孫之滅絕乎。見卹災。

杜公衍、性好施。張壞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吁。今之施者。類及沙門弟子止矣。愚以爲人不惟當施之三寶。而當並施之三教。不惟施之三教。而當首施之三族。

凡人見乞兒跪求殘炙。則揮肱逐之。貧士窮餓無歸。則閉戶避之。親故貸不滿數金。則心疑而遠之。於此甚慳而必欲狼藉物命。以破除慳名。是亦不可以已乎。省一席費。可果數人之腹。分一日供。可合數口之歡。其究能使姻朋益親。非止養福養財而已。以上見濟乏。

明袁黃曰。凡係世家。未有不由祖德深厚。而科第綿延者。予舊館於當湖陸氏。見其堂中挂一軸文字乃其先世兩代出粟賑饑。而人贈之者。文中歷敘古先濟饑之人。子孫皆膺高位。謂陸氏他日必有顯者。今自東濱公而下三代皆爲九卿。其言果如左券。則今日之閉糴射利。剝衆自肥者。可反觀矣。

無食無居。無衣無褐之苦。處處有之。時時有之。如豐年樂歲。亦不能免也。誠使有官者盡以范文正、張忠定諸公爲法。有財者率以蘇眉州數公爲心。則出其人力之有餘。可以補天行之不足。而貧窮之人。不致喪於溝壑。由是和氣所蒸。上則水旱不作。下則盜賊不生。彼此共享太平矣。況善報如是彰明較著乎。以上見卹災。

薛文清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爲。凡事苟有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見愛養。

宋李燔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官職。有職事。方爲功業。但隨所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也。

君子處世。貴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空縻人君祿賜也。常見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試用多無所濟。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朝堂之安。不知有戰陣之危。保俸祿之厚。不知有稼穡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役使之勞。故難以應世經務。見勤勞。

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卽此便是立命。見愛養。

士大夫不貪官。不愛錢。而一無所利濟以及人。畢竟非天生聖賢之意。蓋潔己好修。德也。濟人利物。功也。

有德而無功可乎見濟乏。

維俗議曰。吾儕身受宏廕。卽致政居家。亦必有所及於物而後可。在力厚者自當廣布陰功。若力難廣布。則亦隨分隨力而已。應俊云。所謂陰德者。非獨富貴有力者能之。尋常之人。皆可爲也。世有樂施者。施棺砌井。修橋整路。此皆陽德也。惟能推廣善心。務行方便。不阻人之善。不成人之惡。不揚人之過。人有窘乏吾濟之。人有患難吾救之。人有仇讐吾解之。不大斗秤以陷物。隨力行之。如耳之鳴。惟己自知。人無知者。此所謂陰德也。

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夫晝則力作。夜則甘寢。故淫心無從而生。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干。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呂成公曰。主靜則悠遠。自強則堅實。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見勤勞。

朱子曰。自古救荒。只有兩說。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或言辛幼安帥湖南。榜文只有八字曰。劫米者斬。閉糴者配。朱子曰。這便見有才。此八字若做兩榜。便亂道。附錄

救荒備覽卷之四

錄魏禧救荒策

天災莫過於荒。天災之可以人事救之。亦莫過於荒。古之行荒政、言荒策者不一。有永利者。有利在一時。不可再用者。有可行者。有言之足聽。行之不必效者。要或散見諸記籍中。未有統要。余撫所見聞。擇其可常行無弊者。條之。救荒之策。先事爲上。當事次之。事後爲下。先事者米價未貴。百姓未饑。吾有策以經之。四境安飽。而吾無救荒之名。所謂美利不言。是也。當事者米貴而未甚。民饑而未死。有策以濟。而民無所重困。所謂急則治標是也。事後者。米已乏竭。民多殍死。遷就支吾。少有所全活。所謂害莫若輕。是也。凡先事之策八。當事之策二十有八。事後之策三。

先事之策一曰重農。

農者粟之本。或興屯田。或脩水利。或賑貸牛種。或親行田野勸相。或分督里役地方。摘舉游惰。或開墾荒之法。而首在不以工役妨農時。不以獄訟擾農家。如此則農事舉矣。

一曰立義倉。

貧民富民。多不相得。富者欺貧。貧者忌富。貧民閒時。已欲見事風生。一迫饑饉。則勢必爲亂。初然搶米。再之劫富。再之公然嘯聚爲賊。富民目前受貧民之害。貧民日後受官府之刑。兵刀之慘。眞貧富兩不

得益也。所以朱子修舉社倉。不特救一時餓殍。實所以保富全貧。護人身家。養人廉恥。爲法至善。今師其意而少損益之。凡每坊設立義倉。不必分派若干家若干人。隨其相附近處。擇便爲之。聽民自議自行。則衆情和矣。但建倉費重。或勸富民。或設處公費。隨時斟酌。此在官長。以眞心勤力行之。凡欲立義倉。先集父老士民。懇切開諭。以義倉之利。身先捐俸。以勸富室。然後出示遠近。令十日內報命。凡報命者。合坊具聯名呈一紙。內稱遵諭設立義倉。共計戶丁若干。出穀者若干。舉值事者一正一副。某人造冊二本。一丁冊。一義倉出入冊。凡丁冊不論男婦。貧富貴賤皆載之。呈及二冊。官皆用印。旋給本坊收管。其官所助穀若干。照各坊丁數多少派貯倉內。舊冊寫完。則仍以新造之冊。送官用印。坊中有富豪慳吝不肯助義者。許本坊呈官。視所應出者加罰三等。所舉值事之人。有不法不公者。本坊呈官重罰。公舉他人代之。或本人有病故遠出者。仍簽他人代之。俱要呈官。其呈仍用官印付還。或坊中事繁。三人不能理。許值事人隨簽幾人幫之。本坊俱要酌處公費。以酬其勞。至義穀出入之數。官府不預。只於當發糶之時。先期出示。令各坊清覈丁數。定於某日糶米。官府時行巡訪。於當收糴之時。先期出示。以某日起糴穀。至某日報完。踰期不完者。以欠穀多少議罰。凡坊內與糴者。設簽一根。寫戶首姓名。下注共計幾口。糴米時左設一人散簽。右設二三人量米。來糴者。先將名下應糴米錢若干。交左人領簽。即將簽投右人。照簽領米。散米已完。右人繳簽交左人收。明日如之。富室及僮婢。皆許與糴。凡糶米如原價每升一分。今價三分。則取分六釐。二分則取分四釐。分半則取分二釐。分二釐則取一分。升一分則

不出陳矣。蓋酌取餘息。以供耗折。及修倉雜用諸費也。凡石斛升斗之類。皆一聽官造。日久器壞。許如法私造。仍送官驗押。蓋以賞罰之權歸於官。則人知所畏。以出入之數歸於民。則官無可私。所謂官民相制。其法無弊者也。造倉之法。如係五間。只以四間貯穀。空間一間。以便搬移倉穀。防整倉及新穀發熱等事。其法詳治譜。可按而行之。湯念平先生勸積義穀序曰。民窮日甚。借貸無門。一有災荒。坐而待斃。昔朱文公社倉一法。最爲盡善。然時詘舉贏。實爲難事。宜師其意而力行之。爲積義穀法。每坊造一木櫃。置本坊神廟。每月朔望。謁廟者各持義穀少許。或一角。或半斛。或一升至小斗而止。勿得過多。不願助者。聽隨其意而因其力。不相强也。數少而不欲多者。相形則意沮。力輕則可久也。共推一端謹者司登記。雖一角半升。必紀其名。以彰好義。推一稍有恆產而素行忠信者司出入。每朔望迄晚。即將貯櫃者登倉。次年春夏。推陳出新。因數多寡。貸與農人。息取加二。小荒則以貸之貧民。而減其息。必公議而酌行之。若大荒。則盡捐以賑困窮。必計衆而均分之。先其老弱之無告。及孝子節婦之貧者。是舉也。專以備荒而利農。他雖公事急需。不得輕移以致耗散。有恃强而索者。衆共持之。不聽。則控諸官。庶幾可久行而不廢。夫爲數甚少。則人皆樂助。月月積之。歲歲行之。斯可無大饑之患矣。噫。省目前宴樂之費。即可甦異日數人之命。減一月鷄鵝之粟。即可救他年同類之生。獨何憚而不爲哉。　又募義穀疏云。里中親友。壽誕稱觴。當計其費出義穀。欲爲人稱觴者。亦計其費出之。或宴會有不可已者。則薄其費而以義穀補之。夫省酒食之浮費。以利濟饑貧。此祝壽之上術也。又有疾病及一切祈求。亦於神廟發

願出義穀若干夫省齋醮之虛文以利濟饑貧此祈神之上術也蓋天地鬼神原以愛人爲心能愛人者則彼亦愛之以此祝壽壽必永以此禳病病必愈以此祈名利子息名利子息必得矣○按二條法最簡妙能濟義倉之窮故備記之

黃存齋曰畜馬乘不察於鷄豚士大夫而積穀高價以病小民可乎朝廷當爲禁律凡已出仕田滿五百石者穀貴出糶止許依秋成原價每担酌取倉耗三分於己無損於人有益若乘風高價者治如違例放債之罪○按此意只可勸諭鄉紳富民聽其自行賢士大夫身爲之倡未可以法繩人也

一曰設砦堡

義倉之法仍當勸諭鄉落行之或一鄉自建一所或數鄉共建一所其事緊聽之鄉人而官府第班式勸成而已但鄉落中無城郭足恃或有兵寇騷擾則義穀蕩耗斷難復聚當令各鄉於附近之山有險足恃者因以爲砦無砦者爲堡而置義倉其中有急則幷婦女牲畜衣服器用徙居之蓋砦堡之設可以固生聚可以保義倉可以行清野之法以困敵所謂一舉而三善備者也○彭躬菴曰設砦堡最利鄉落更可以保護城邑而險不爲賊據此從來救荒策中所無

一曰酌遠糴之禁

本地產穀有可支數年者以遠方糴運過多遂致產穀之地頓成餓殍然緊禁遠糴則一方粟死一方金死交困之道也當於收成時出示諭民凡收穀者自計兩年口食以外每穀十石糴五石支用存五

石備荒。又爲酌視時價貴賤。以爲啓閉。如僅滿地方常價。聽其搬糴過常價三分之一外。則不糴遠。違者籍穀入官。分給義倉。至新穀收成已完。則舊穀任糴矣。

一曰嚴游民之禁。

百姓不謀生業者。宜置常罰。令鄉耆鄰里。時簡舉之。蓋游手好閒之人。如米中蠹蟲。饑饉之時。死亡尤甚。多至爲盜賊者。若督令務生。則自可生財。有養身之具矣。然欲耆老簡舉。而不實心行鄉約保甲之法。未易辦也。

一曰制穀贖罪。

凡有罪犯。情理可原者。一照買穀備賑銀數輸穀。不令輸銀。其穀分寄各坊義倉。值事者具領狀交官。俟賑糴時。如數取出。以施最窮苦無告之人。或米或粥。視米多少可也。蓋義倉雖以周貧。然須有糴米本錢。則鰥寡孤獨一文不辦者。盡餓死矣。但施米仍當責成各坊值事。每日清早糴米。飯後施米。仍效義倉領簽例。令各來報名。每人寫一票給之爲據。領票領米。一如義倉。但不須交錢耳。蓋事歸一人。則坊人姓名已熟。虛實盡知。自不至於混領。若以事歸官府。另簽書役行之。爲弊不可勝言。

一曰豫糴。然當豫禁釀酒。令酒戶繳釀具。而嚴察吏胥之需索滋擾。

凡地方遇有水旱。便當實稽境內人丁。核境內穀粟。推算缺少若干。卽多方那處。遣富商預往穀多處買之。蓋有水旱。則必有饑荒。若臨饑荒。方議他糴。便難措手。且米價亦必踊貴也。

一曰教別種。

地方遇有水旱。種植必不得時。卽須先察地利。如水多害禾。則急以不忌水者種之。旱久害禾。則急以不畏旱者種之。失彼得此。尙可支持其半。大抵以先時急做爲勝著也。

當事之策。一曰留請上供之米。

地方大饑。或有本地應解糧米。及他處經過米船。不妨權留賑濟。然後申報。秋熟卽行糴償。在朝廷不過緩數月之糧。在百姓則活十萬之命。雖以專制賈罪。又何傷哉。

一曰借庫銀轉糴。

地方大饑。欲他買又苦無銀。不妨那借庫中錢糧糴賑。從容設處以償。擇平日衆推誠實能幹百姓任其事。或仍勸民自販。開以薄利。使之樂趨。

一曰權折納之宜。

時當凶災。擇荒熟相應處。以荒處折納之價。於熟處和糴。則荒處不至太貴。熟處不至太賤。兩利之道也。○凡爲守令。權不自主者。則申請上司行之。他準此。

一曰捐俸勸賑。

地方大饑。有司當以至誠開諭。勸富民賑濟。或減價出糶。或竟行施予。然本官須先捐俸倡義。庶幾不令而行。

一曰重賑穀之勸。

饑饉時。有能大出粟以賑者。或聞於朝廷。加以官號。或請于上司。給其冠帶。扁額。以示酬勸。

一曰興作利民之務。

地方大饑。窮民多無生業。此時或修橋路。或濬水利。種種必不可已之務。當槩爲修理。蓋窮民借力作以資生。而我又因以興利。一舉兩得之道也。

一曰勸富室興土木舉庶禮。

地方大饑。宜勸富室營造土木。及一切當行之禮。使貧民得以資生。蓋損富而富實未損。益貧而貧不虛益。勸諭時。當以三利歆動之。一則成吾欲爲之事。一則借此賑貧。有大陰德。一則貧民樂業。不至爲盜。富室所益更多矣。

一曰均糴。

米穀既貴。富者得以多糴。則貧者益少。每日市糴。當依每家丁口爲準。人口少者。不得多糴。則米穀均矣。

一曰嚴閉糶之法。

富民擁有多粟。除本家口食外。餘至百石以上。閉糶專利者。許人告發官府。盡籍穀賑貧。告虛者反坐。蓋彼所利。在多得米價。今併米本失之。則閉糶者鮮矣。○溫伯芳曰。吾邑荒少而穀常踊貴。弊不在富

戶而在鋪戶。鋪戶閉糶。而後價忽高。鋪戶得高價。富戶之價愈高。總之寧民家無杵臼。皆糶於市。鋪戶遂操其重。昔葉令公（名向榮、金華人。）處之極善。每早巡行各街。米戶不出糶者。杖數十。於是鋪戶欲高其價不得。而富戶知市價如常。各競出糶矣。蓋公稔知此時。非有水旱兵凶之災。客歲之入如常。何以來歲之供不足。不過兩暘偶愆。何至舊穀頓盡。至於閉市乎。○按此須實知境內穀多。乃可行。不可執爲定法。又按米價不甚昂。斷不可禁屯積。且於豐熟時。宜勸之廣爲積貯。凶年乃有所恃。否則小民必多釀酒。以當屯積射利。而穀米反爲糜費矣。

一曰重强糴之刑。

時方大饑。民易生亂。若縱其强糴。則有穀者。愈不肯糶。四方客粟。聞風不來。立饑死矣。且强糴不禁。勢必搶奪。搶奪勢必擄殺。當著爲令曰。有不依時價强糴一升者。卽行梟首。蓋彼原欲少取便宜。今幷身命而亡之。其强糴者鮮矣。○或曰閉糶自百石以上。强糴自一升以上。閉糶者止於籍穀。而强糴者遂至殺身。輕重不太懸乎。曰閉糶之人。雖不仁。猶不過專自有之利。强糴則是妄取他人。罪自不同。況閉糶者少。强糴者多乎。○彭躬菴曰。此法須不動聲色。使百姓曉然知殺一人。乃可以生衆人。始不激變。愚按易梟首爲枷責。似已足警衆。若其素有惡迹强橫者。雖梟首不爲過。

一曰不降米穀之價。

米方大貴。有司樂於市恩。動輒減米價。以博小民一時歡心。不知米價減。則富戶不樂糶。而四方客米

亦不來矣。惟當聽民閒自消自長。粟貴金賤。人爭趨金。米價不降自減也。○或謂古人有遇饑輒增米價。而米賤者。其法可行乎。曰此非一定可行之法也。萬一我增米價。而客米一時不來。彼貧民能當許久重價乎。大抵地方富饒所欠止在於食。則不妨增價以招客粟。若地多貧民。此法恐不可行。止一不降米價。尙爲穩著。

一曰覈戶口。

時當饑荒。須先詳覈戶口若干。扣算賑糶之穀若干。賑濟之穀若干。每丁應得若干。先有定局。則無不均之患。而設處之方。可早謀矣。

一曰無失期。

不論賑糶賑施。俱當先期四處張示。的於某時舉行。不可遲誤失期。有孤人心。且虛勞小民奔走。

一曰定鄉城分給之法。

凡賑糶賑施。每日一給。則太煩。而小民易荒生業。至鄉落尤難行矣。當先定爲令曰。凡城市每給五日。鄉落三十里內者。每給十日。三十里外者。每給半月。或謂鄉落路遠。當每給兩月。曰每給兩月。爲數太多。小民不知遠計。多穀在手。便不撙節。甚至以易酒肉者有之。到甕盡杯乾時。不束手待斃。又邪思生亂矣。○或謂貧民無資。必待每日生理。方可得糴。此條只可行於賑施。不可行於賑糶。當酌其無弊可也。

一曰多置給米之地。
給米須多設處所。派定某關某處給。某關某處給。則不至捱擠失序。
一曰編戶丁牌。
領米最易爭擠。多至混數。若做義倉領簽。又人多難行。當照戶編牌。如考試例。循次領給。則諸弊俱無矣。其牌每戶止寫丁首一人。
一曰愼擇給米之人。
主管給米。最要得人。須平日實訪其人公平廉能者。方可屬事。每處擇一善者主之。又聽其各擇一二人爲副。必不可令衙役與事。
一曰不時巡訪。
任縱得人。未必一一皆當。有司於給米時。當不時出訪。或東或西。或詳或略。或隨手取米以驗美惡。或隨喚領米人驗尅減與否。至於出訪或輕車或緩步。不可盛列騶從。使人得爲備。
一曰別賞罰。
不時巡訪。則任事者之賢否見。而賞罰可行矣。有公平廉能者。則重賞之。或優以冠帶。或旌以財帛。隨其功之大小可也。有奸貪私尅者。則重罰。或加刑。或罰穀。隨其罪之輕重可也。至於無他罪犯。止是才力不濟。不能處分條理者。則無賞無罰。下次不復簽用而已。

一曰暫省衙門役期。
時方大饑。衙役工食。多不足贍。此時當減其半。役使之營生。如舊例一月供役十日。今止取五日。
一曰清獄。
饑饉時。平民已難治生。獄囚死者八九矣。清獄宜分三等。輕者竟釋之。次者限親鄰保結。俟穀熟時。再拘大罪重犯。囚而少賑之。
一曰禁訟。
大荒之時。治生不暇。況治訟乎。凡除人命賊情搶擄外。一切財產婚姻等訟。槩不准。已告者。槩停不行。
一曰弛稅禁。
山澤市貨等利。法有禁者。此時宜暫弛稅弛禁。廣其營生之路。至穀熟時復舊。
一曰修街道。
街道汚穢易生疾病。荒疫相因。尤不可不愼。故當修潔街道。以防其漸。
一曰收棄子。
饑民有棄置子女道路者。許人收養。凡收養者。具呈至官云。某年某月某日。於某處收得子女幾人。歸家撫養。官爲用印給之。太平長大。一聽收主照管。本生父母。不得爭執。其收主願贖者聽。或能收養自幾人以上者。官府爲賞格勸之。

一曰贖重罪.

重罪無贖之理.然能多出穀救荒.則雖枉法以生一人.而實救數千百人之死.亦權道也.○重罪如泛常人命事.則許贖.若劫殺眞賊.及人倫大變之犯.則不可贖.更舊冬以前人命可贖.本年所犯.則不可贖.恐富人乘機報復故也.

一曰收買民間草薪、衣服、器用.

饑荒之時.貧民多賣衣服器用以給食.而富民乘人之急.甚至損價十之九者.此時官府宜那移錢糧.設人收買.使貧民不至大虧.則謀生之路寬矣.秋冬間.仍行發賣.便可補數.至於草薪之類.亦當於此時收買.俟寒雨賣之.仍可得利.此古人已行之效.

一曰多置空所.以處流民.而嚴其法.

大荒之時.有他郡流民.走徙就食者.若處之不得其道.則流民立死.且或生亂.有司當擇寺觀公廨一切空所.分別安插.每處設一人管其事.立法以繩之.諸如臥所有定.出入有時.領米有敘.若亂法者.初犯三日不給糧.再犯逐出境外.其有休養壯健者.則令執工役之事.或僱募民間.便不許坐食矣.

事後之策.一曰施粥.粥忌大熱.饑人食滾粥.往往致死.臨時宜諄諄告誡.

饑荒已極.不能賑米.當設法施粥.施粥須因里設廠.若勞其遠行.恐半途仆斃.又須立人監理.令饑民至者.隨其先後.來一人.則坐一人.後至者坐先至之下.已坐者不許再起.一行坐盡.又坐一行.以面相

對。以背相倚。空其中路。可令擔粥人行走。坐至正午。擊梆一通。高唱給一次食。令人次序輪散。有速食先畢者。不得混與。一次散訖。然後擊梆二通。高唱給第二次食。如前法。共三次即止。蓋久饑之人腸胃枯細。驟飽即死。惟饑民中稱有父母妻子臥病在家者。量行給與攜歸處分。已訖方令散去。散去之法。令後至坐外者先行。挨次出廠。庶不擠擁踐踏。又人多羣聚。易於穢染生病。須多置蒼朮醋碗薰燒。以逐瘟氣。又不時察驗。嚴禁管粥者尅米將生水攙稀。食者暴死。其碗箸令各饑民自備。○按米多亦不得施飯。久饑食飯。有立死者。

一曰施藥。

賑粥或不能多服藥亦可免死。當多合救荒丸。以周給之。亦不得已之極思。諸經驗奇方另載。

一曰葬殍。

餓殍載途。穢戾之氣。易生疾病。當隨時收葬。或爲大坑叢埋。亦補救之一端也。

禧按。古稱救荒無奇策。要凡天下之策。未有奇者。因時制事。世人不能行。而獨行之。則謂之奇耳。是編多輯古人成法。間以意損益之。然一人耳目有盡。心思有所不及。又或自擬良法。行之不能無弊者。增美去惡。以成萬世萬民之利。是在後之君子矣。

朱方來曰。周禮荒政十二。有不切於事者。後世因時制宜。妙用無方。然散在他書。難於取法。勺庭先生山居二十年。心計手畫。無時不胞與天下。所著策略多萬世大計。予獲與其門下士游。嘗竊窺一

二而此策斟酌今古流自苦心尤爲荒政中集大成也或謂如留請上供借庫銀轉糴今亦決不可行余謂此固在人所自命耳曹王皋專制貸廩寧殺我以活衆而唐宗優詔答之李元忠違詔大賑束身待命而齊主亦不罪何代無賢安見三古而下必臣不汲黯而君不漢武哉篇中立一法即有一救弊之法周詳精當中有似瑣而實密似偏而實確似迂而實切者讀者尤當用心天下司民牧者果能行此則天不能災民生遂而國本固矣

附錄防饑救生四果丹

栗子去殼紅棗去皮核胡桃去殼皮柿餅去蒂

各等分入甑蒸二時取出石臼中杵搗不辨形色捻爲厚餅冬月吉日焚香修合晒乾收貯凡饑者與食一餅茶湯任嚼服腹中氣足自飽一餅可耐三四日再服更耐得久此藥補腎健脾潤肺清肝而心火自平

又方

芝蘇一斤紅棗一斤糯米一升

共爲末蜜丸彈子大每吃一丸水下一日不饑

守山乾糧

紅蘿蔔洗淨蒸熟俟半乾搗爛糯米蔥白浸透蒸飯搗如泥二味等分搗勻泥竹壁上待其自乾愈久

愈堅不蛀不爛如遇荒年鑿下手掌大一塊可煮成稀粥一大鍋食之耐饑故做成土坏樣砌牆亦可

附錄一

湯潛菴先生歲饑賑濟鄰朋論

從來積德之事。無有大於歲饑賑濟鄰朋者也。蓋天地仁愛斯民。必欲使朝饔夕飧。而天地之心始慰。至不幸而歲饑。則天地已惻然而窮於無術矣。依親朋以乞假。借貸無門。欲典當以謀生。家無長物。鵠形菜色。既嵩目之堪憐。鬻子賣妻。誠凄涼之可憫。性命懸於呼吸。孰與周旋。死生介於須臾。誰爲推解。此情此際。眞有呼天不應。叫地不聞。鐵石爲之垂憐。鬼神爲之下淚。所望蘇餓殍之餘生。起溝中之白骨。使天地之術窮而不窮者。惟在仁人君子。發積子蔭孫之慈祥。破錙銖計較之私見。有以賑濟之而已。然其道有二焉。其首以財賑捐貲出粟。不以第一等事讓之他人。救急扶危。不以眼前陰功待之異日。而且施由親始。先子姓而後窮人。善人是富。首寒士而暨鰥寡。其次則以智賑。多方倡率。設法解朝夕之危。廣坐危言。勸勉舒燃眉之急。務使慳者出穀。吝者解囊。俾鄉鄰梓里。不死少緩須臾。蔀屋窮簷。殘喘苟延旦夕。即饑魂餓鬼。咸沾一飽之恩。彼祖若宗。亦感再生之德。此眞彌天地生成之缺憾。佐帝王補助之深仁。況謂之鄰朋則同溝共井。亦是良緣。且非濟衆博施。事原易給者哉。如是我既爲天地之功臣。天地必報以身名之俱泰。故眉山仲果。賑濟而連產三蘇。竇氏燕山。濟人而榮栽五桂。千金一飯。漂母之廟貌彰彰。活族施親。文正之簪纓赫赫。故修橋整路。古今且無不報之事。況延生活命。天地斷無不報之條。不然。有財不捨。

時當饑饉。閉戶而拒窮親。有智畏勞。歲値凶荒。坐視不爲策畫。縱食粥以掩時災。呻吟以謝知己。其有濟於鄰朋者。曾幾何哉。嗟嗟。爾既愛財如命。天亦吝福如珍。迨天道好還。富貴無常。忽而易人。或當其身。或於其子孫。凭親戚而不見收。呼豪右而莫爲之應。然後嘆前此一毛不拔。出爾反爾。悔將何及哉。故曰。積德之事。無有大於歲饑賑濟鄰朋者此也。

論救荒之策。聖王尤有大經濟在此。乃爲賑濟鄰朋近一層說法耳。但言言刺骨。字字驚心。令讀之惻然動念。亦救荒之藥石也。篇中議論。其次第處。大有聖賢帝王作用。不同一味說因果者可比。愚纂救荒要覽。此文未曾搜及。異時亟需補入。

聞當時饑荒。先生同里中一富人。擁貲不捨。千百饑民欲糾衆以破其家。先生作文以感悟之。故言之愷惻乃爾。其後饑民不至正法。富人不至破家。仁人之言。其利普哉。有財者可以思矣。有智者所當學矣。

附錄二

救荒本草

李衞公行軍辟穀方

大黃豆五斤。淘三遍。至極淨。去皮爲末。麻子仁三斤。綿包。用沸湯浸至冷。取垂井中一宿。勿令著水。次日曬乾。新瓦擫出殼。簸揚取粒粒完整者。蒸三遍爲末。白茯苓六兩。糯米五升。淘淨與茯苓同蒸爲末。先將麻仁糯米茯苓共搗極爛。漸加豆米和勻。捏如拳大塊。復入甑蒸之。約三箇時辰。冷定取出。晒乾爲末。每用麻子汁調服。以飽爲度。不得吃一切諸物。第一頓一月不饑。第二頓四十九日不饑。第三頓百日不饑。第四頓一年不饑。第五頓千日不饑。永遠顏色日增。氣力加倍。如渴飲麻子汁。或芝蘇汁。滋潤臟腑。如欲吃飲食。用葵菜子三合爲末。煎湯冷定服之。下其藥。再服稀粥一二日。稠粥一二日。方可飲食。但服藥之後。忌房事。愼之。

辟穀方

晉惠帝永寧二年。黃門侍郎劉景先。過太白山。遇隱士傳得此方。前知隨州朱峴。教民用之有驗。序其首尾。勒石漢陽軍大別山太平興國寺。

大豆五斗。淘淨洗蒸三遍。去皮。又用大麻子三升。浸一宿漉出。蒸三遍令口開。右二味先將豆搗爲末。

麻子亦細搗。漸下豆同搗令勻。作團子如拳大。入甑內蒸。初更進火。蒸至夜半子時住。直至寅時出甑。午時晒乾。搗爲末。乾食之。以飽爲度。不得食一切物。第一頓得七日不饑。第二頓得四十九日不饑。第三頓得三百日不饑。不問老少。但依法服食。令人强壯。容貌不憔悴。如渴。研大麻子湯飲之。滋潤臟腑。若欲食別物。用葵子三合許。研末煎湯冷服。開導胃脘。以待冲和。取下其藥。如金色。任食諸物。並無所損。

救荒丹

黑豆五升。洗淨蒸三遍。晒乾。去皮爲末。大麻子三升。湯浸一宿。撈出晒乾。用牛皮膠水拌晒。去皮淘淨。蒸三遍。晒搗。漸次下黑豆末和勻。用糯米粥爲丸。如拳大。入甑蒸。從夜至子住火。至寅取出。晒乾。磁器內盛蓋。不令見風。每服三塊。但飽爲度。不得食一切物。第一頓七日不饑。第二頓四十九日不饑。第三頓百日不饑。容顏佳勝。更不憔悴。渴卽研大麻子漿飲之。滋潤臟腑。若要重吃物。用葵子三合。杵碎煎湯飲。開通胃脘。再以薄粥飲數次。然後食。則無礙矣。

辟穀方

黑豆五斗。淘淨蒸三遍晒乾。去皮。秋麻子三升。溫水浸一宿。去皮晒乾。各爲細末。糯米三升。煮粥和前二味合搗爲團。如拳大。入甑蒸一宿。一更發火。蒸至寅時。日出方纔取出甑。晒至日午令乾。再搗爲末。用小棗五斗。煮去皮核。同前三味爲團。如拳大。再入甑中蒸一夜。服之以飽爲度。如渴以淘麻子水飲

之。滋潤臟腑。如無麻子汁。白湯亦可。不得別食他物。

辟穀方

黑豆半升。炒香去皮。芝蘇半升。炒熟。白茯苓四兩。管仲四兩。水洗淨。切碎爲末。糯米半升。炒熟爲末。每服三錢。日進三服。或水或湯送下。盛貯用青布囊。

普濟丹　歲荒饑衆。此方所費不多。一料可濟萬人。宜修合以濟世。

黃豆七斗。芝蘇三斗。水淘過。卽蒸。不可浸多時。恐去元氣。蒸過卽晒乾。去殼再蒸。三晒。搗爲丸。如核桃大。每服一丸。可三日不饑。

濟生丹　其味香美。療饑數月可安。

芝蘇一斗。微炒黃。黃豆　糯米各一斗。水淘蒸晒。熟地十斤。黃耆炙。山藥炒。各五斤。　白朮三斤。紅棗十斤。去皮核。　爲末。搗棗肉煉蜜丸。約五錢重。白湯下。

行路不饑丹

芝蘇一斤。紅棗煮熟。去核一斤。糯米一斤。共爲末。以紅棗煮熟爲丸。或如蜜和彈子大。每用一丸。水下。可一日不饑。

黃山谷救饑方

糯米芝蘇合三升。各淘洗晾乾。文火炒熟勿焦。磨成粉。紅棗三升。煮爛去皮核。將棗汁一盞半。和棗肉

入粉搗成丸。每丸七八錢。風吹半乾。烘晒收貯爲丸。後置當風處。半乾方可供晒。否則味薄矣。早午各細嚼一丸。開水送下。可以終日不食。仍不忌飲啖。

辟穀仙方

天門冬二斤。熟地黃一斤。爲末。煉蜜丸彈子大。每溫酒化三丸。日三服。居山遠行。辟穀良。服至十日。身輕目明。二十日。百病愈。顏色如花。三十日。髮白更黑。齒落重生。五十日行及奔馬。百日延年。

荒年辟穀

稻米一斗。淘汰。百蒸百曝。搗末。日食一餐。以水調之。服至三十日止。可一年不食。

又方

粳米一升。酒三升。漬之曝乾。又漬酒浸。取出稍食之。可辟三十日。足一斗三升。辟穀一年。

又方

青粱米。以純苦酒浸三日。百蒸百曬。藏之遠行。日一餐之。可度十日。若重餐之。四百九十日不饑。

左慈荒年法

大豆粒細調勻者。生熟投令光暖。徹豆內。先日不食。以冷水頓服訖。一切魚肉果菜不得復經口。渴卽飲冷水。初小困。十數日後。體力壯健。不復思食。

休糧養道方

白麪六斤。香油二斤。白蜜二斤。乾薑二兩。滾水泡。生薑四兩。去皮。甘草二兩。白茯苓四兩。黃米三升。共爲細末。和成一塊。切作片。蒸一時。陰乾爲末。先吃飽飯後服此藥一茶匙。淨水送下。若服至一盞可一月不饑。要解藥力。葵菜煎湯服之。仍舊食飯。

諸葛乾糧

白茯苓二斤。白麪二斤。乾薑一兩。黃米二升。山藥一斤。麻油半斤。茨實三斤。各藥一處蒸熟。焙乾爲末。每服一匙。新水汲下。日進一服。氣力如湧。一日不饑渴。

救荒辟穀奇方　荒年貧不能自給者用此。

白茯苓四兩爲末。白麪二兩。入水同調勻。以黃蠟三兩。代油煎成餅。飽食一頓。便不食。至三日後。氣力漸生。熟果芝蘇湯。米湯。涼水。略飲少許。以潤腸胃。無令涸竭。若仍欲飲食。須先用葵菜湯幷米飲稀粥。少少服之。

許眞君避難飲食方

白麪六兩。黃蠟三兩。白膠香五兩。將麪調糊爲丸。如黑豆大。晒乾。再將蠟融成汁。將圓子投入其中。打勻候冷。用紙包裹。安放淨處。每早空心服三五十丸。冷水嚥下。吃熟食任意不妨。

辟穀休糧方

白麪一斤。黃蠟四兩。化開白茯苓一斤。去皮。三味爲細末。打糊攤成餅。先清齋一日。食一頓。七日不饑。

再食一頓、一月不饑。若要食飯。葵菜煎湯服一鍾。如無葵菜。茯苓湯亦可。

辟穀方

糯米二三合。炒熟。以黃蠟二兩。銅勺內融化。再入米同炒。至蠟乾爲度。任便食之。數日不饑。若要吃食。嚼胡桃肉二箇。卽便思食。

神仙辟穀延壽丹

硃砂。光明者佳。飛過。定粉。燒之。黃色者佳。黃丹。輕者。飛過。各一兩。乳香七錢半。水銀三錢。大金薄二十片。白沙蜜一兩。淨蠟二兩。白茯苓如雪者佳。一兩或加五錢。

右各擇精細者。先將定粉入乳鉢研開。次下水銀再研。直至水銀無星爲度。次下黃丹硃砂金薄。再研。次下茯苓乳香等細末。同研勻。將藥入埵碗。坐熱湯上。勿令湯冷。另融蜜蠟入藥在內。木匙攪勻。衆手丸。每一兩作十二丸。勿令有劑縫。或硃砂或水銀爲衣。水銀爲衣。法取水銀二三粒。手心內。用津唾擦青色。取藥三五丸搖之。合時忌雞犬婦人。藥成入埵器內貯之。如欲住食。先用油三兩。蠟一兩。白麪一斤。入蜜一兩。和燒餅。或煎餅。如無食不托麪。或糯米粥亦可。須極飽然後服藥。以乳香湯下一丸。又一時辰。再將白麪炒熟。蜜蠟爲丸。如桐子大。溫白湯或乳香湯下百丸。名曰後藥。先已飽食。又服後藥。故二三日不困。雖困亦無傷。服藥後。當萬緣不染。蓋心動則氣散。語多則氣傷。故辟穀者。以寧心養氣爲本。事來則應。事過勿留于心。時時向日咽氣。以爲補助。茶湯任意。勿食有滓之物。忌怒大勞。十日後肌

肉雖瘦而筋骨輕健神觀開朗如欲開食須二七日以後候藥在丹田可開食不至二七日而食則藥隨臟腑而下開食之後如更欲住食不必服藥止以乳香湯飲之

長生辟穀丹

雲南雪白大茯苓去黑皮令淨定粉黃丹白松脂白沙蜜黃蠟松脂於淨磁碗內融爲汁傾藥在內以木匙攪勻候溫就丸如指頭大用水銀爲衣有死水銀法先洗手淨用水銀三錢點在手心內以指頭研如泥兒手心青色將藥三五丸搓揉後以金薄約量攤碗內以藥丸在內搖動使金薄都在藥上密器收貯服時用乳香末半錢水三小盞煎湯溫送下不嚼破服後第三日覺饑以麪和白茯苓末烙成煎餅食半飽以後藥在丹田永不饑渴久則交過五臟陰滓俱盡長生不死諸人可服並無所忌使人添氣力悅容顏身輕體健百病皆除救貧拔苦實濟世之良方長生之妙法其閒若欲飲食俱不妨事但七日之內吃食藥必隨下至半月藥在丹田永不出矣服時面東持藥念咒一遍吹在藥上如此七遍畢以乳香湯送下咒曰

天清地寧至神至靈三皇助我六甲護形去除百病使我長生清清淨淨心爲甲庚左招南斗右招七星吾令立化與天長生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辟穀方

黃耆 赤石脂煅淬龍骨各三錢防風五分烏頭一錢泡

右藥置石臼內搗一千杵煉蜜丸如彈子大如行遠路者飽食飯一頓服一丸可行五百里二丸可行千里不饑

長命丹

白茯苓　粉甘草各四兩川椒　乾薑各二兩白麪六斤炒熟共爲細末用眞麻油二斤溏去浮沫俟溫入前藥麪拌搗爲丸如不成可加煉蜜如彈子大初服每日三丸三日之後每日服一丸飲涼水三口卽終日不饑不渴欲解食核桃一箇卽思飲食

辟穀方

榆樹生耳八月採之以美酒漬曝同淸粱米紫茨實蒸熟爲末每服三指撮酒下令人不饑

斬草丹　備荒辟穀修道

芝蔴黑豆半升齊炒成黃色去了皮貫衆茯苓各四兩乾薑甘草亦如之棗肉爲丸錢來大走遍山川不忍饑試問山中靑苗草管教入口化爲泥

大道丸

黑豆一升去皮管仲甘草各一兩白茯苓蒼朮碓砂仁各五錢共剉碎用水五升同豆熬煎火須文武緊慢得中直至水盡揀去藥取豆搗如泥丸作雞頭子大入有蓋磁瓶蜜封每嚼一丸可食百般苗葉終日恣飽雖異草殊木素所不識者覺甘甜與進飯同忌服葷菜果熱湯水

休糧方

縮砂仁。貫衆。白芷。茯苓。甘草。共爲細末。煮黑豆熟。以藥拌置鍋中。黃蠟一兩。薄切摻豆上。令勻。取豆焦乾爲度。以數粒同松欵中節食。亦可不饑。

黃山谷煮豆帖

黑豆一升。揀極淨淘洗。用貫衆一斤。細剉如豆大。和豆中。量水多少。慢火煮之。翻覆令展。盡餘汁爲度。簸出黑豆。去貫衆。空心服七粒。食諸草木枝葉。覺有味可飽。

辟穀方

杜仲。茯苓。甘草。荊芥。等分爲末。糊丸如桐子大。每服數丸。卽喫草木。可以充饑。止有竹葉甘草。不可同食。食草葉有毒。惟鹽可解。

服蒼朮方

蒼朮一斤。白芝蘇香油各半斤。右將蒼朮用米泔浸一宿。取出切片子。以香油炒令熟。用瓶盛貯。每日空心服一撮。用冷水湯嚥下。饑卽服之。壯氣駐顏色。辟邪又能步履。

服黃精方

黃精根梗。不拘多少。細剉陰乾爲末。水調服。初服不可多。恐飽脹。以後漸漸加多。饑則再服。可以不食。渴則飲水。一年之久。可變老爲少。身輕善走。久久成地仙。不得食一切煙火物。則有效。

又方

黃精蒸熟。晒乾爲末。另用生黃精切碎熬膏。搗成丸如雞子大。日服三次。每次一丸。可以絕食不饑。渴則飲水。兼除百病。

救饑民法

凡遇凶年。作糜粥食饑民。糜脫釜。猶沸湧器中。饑人急於得食。食已。往往仆死百步間。若於夜分作粥。盛大甕中。次早以木棍攪勻。食饑民。可不致死。

療垂死饑民法

煮薄粥。潑桌上。令饑民漸漸吮食之。必生。饑腸微細。頓食則漲死矣。

右救荒備覽四卷國朝南海勞潼潤之撰按先生孝輿子乾隆乙酉舉人受知於武進劉星煒大輿翁方綱餘姚盧文弨著有四書擇粹孝經考異選註四禮翼荷經堂稿等書現闔邑公舉從祀鄉賢魚山文集稱其得名最早事母孝至不肯再應禮闈以引奬後進爲己任倡率鄉黨備賑皆有成績丙午丁未薦饑賴以存活者無算雁山文集稱先生憾先事無預備之策臨時補救所益無幾倡立義倉祇請存案不經官理司事者公舉輪值無得擅借升斗有侵漁者罰之所以矯社倉之失也請于上官皆曰善悉如所議又稱先生嘗言三代井田之法不可復行所恃以活民者惟在謀積貯故生平致力在此此著書之微旨也嗟乎古稱救荒無善策魏叔子亦稱救荒之策先事爲上當事次之事後爲下又稱有治人無治法膺民社之寄者尙愼旃哉是書雖卷帙無多而援據已詳特重梓之使廣爲流布焉道光己酉穀雨令節後學伍崇曜謹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救荒備覽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勞潼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平

G一五六六上

（本書校對者王文治）